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八回 主代帝殂代崩暗尊昭烈 前比尹後比旦明頌武侯

玉麟看見乳母站立不語，大驚失色，忙令丫鬟上前，拉拽開去。丫鬟等亦俱膽怯，怕又是陳氏附魂。那知乳母睜着眼睛，往上呆看，飛娘、紅瑤也都詫異起來。素臣也覺有異，頓住了講，一眼看去。乳母神情，卻不似昨夜昏迷，知非附魂。飛娘不耐，一把拽開，問道：「方才文翁處分明白，尚有何求，還只這般胡纏？」那乳母方始開口道：「大姑娘不是別的，昨天夜裡，被鬼糾纏，一番熬審，方才下閣，要想歇息片時，誰知睡在那裡，百不安穩，夢魘了三四次。要求文翁寫幾個字兒，鎮壓邪煞，上得閣來，正值講書，故不敢求。如今望大姑娘替我求一求罷。」玉麟夫婦所見，方得放心。眾人也各釋疑。素臣因問玉麟取出筆硯，又討了一張黃紙，提起筆來，飽蘸銀朱，紅瑤已令乳母袒胸伺候。素臣在那黑皺的皮膚上，一筆起落，寫成「陰人退避」四字。那人字恰好從兩顆乾癟的乳母頭中間劈分下去，剛成了一個火字。飛娘在旁細看，不覺嗤的一笑。素臣不睬，就把黃紙取過，寫著：爾冤既伸，爾節既明；為爾立祀，以安爾靈。陰陽道隔，變者遊魂；相爾夫子，佑爾所生。乳嫗耄德，勿擾其神；馨香百世，永勒貞珉。皇恩浩蕩，為爾乞旌。向玉麟道：「此貼即貼於牌位之旁，便可安靜。」乳母感謝不盡，忙爬地下磕頭。玉麟麾之使去。即令丫鬟等擺飯，素臣依舊南面，紅瑤下面對坐，玉麟、飛娘在東西上下首列坐。洪氏及各姨娘，俱在新房中另席。閣下傳上揭貼，說牌位已供在陳淵屋內。玉麟看過，即發出曉諭。吃飯中間，素臣講起家中三妾及玉麟四妾，俱合婦容，不失閨閣模範。何獨又全諸妾，迥乎不同，且有各種把勢，非婦女所能習者？其寡廉鮮恥，自是又全教導逼勒而成；至於各種把勢，難道是教得會，逼得來的麼？玉麟道：「他所買之妾，大半俱係跑馬賣解，江湖走跳之人，故會各種把勢。俺大四兩妾，略諳文墨。二、三兩妾，一名翠雲，一名碧雲，是同胞姊妹，稍習武藝，卻有一樣本事，能見二十里以外毫髮之物。曾同他上泰山，說天河中白氣，俱是小星，並非真有河漢；這話不知是真是假？他的目力之遠，卻是試驗過來的。」

素臣道：「天河白氣，俱是小星，此載於曆書，測於儀器，是千真萬確的。兩尊龍能見二十里外毛髮之物，真可謂離婁之明矣！」吃過飯，仍照前坐定，要講那《習鑿齒》、《司馬公》兩回。素臣道：「此兩回戴、劉諸兄，亦急欲聽講，前因白兄、熊姊在內，故未講說。今若先講，恐有未便。」飛娘道：「文翁講過，奴便去述與他們聽便了。」玉麟、紅瑤俱求即講。素臣無奈，只得開講道：「古人每以陳壽帝魏不帝蜀，議者譏起，皆盲人捫燭之談也。史例起於馬遷，凡帝稱本紀，王侯稱世家；班固黜項羽，去世家，其本紀列傳，悉遵馬史；壽果帝魏，則操、丕等，俱應係以本紀，今特廢本紀之稱，因並無世家之目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一。又不曰《魏書》，而曰《三國志》，既不得明尊蜀漢，故夷魏於吳、蜀，而概稱三國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。蜀始終稱先主、後主，操則先稱公，後稱王，丕亦先稱王，而後稱帝；明魏以漢臣而篡漢，與蜀之始終稱王者迥殊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三。魏王芳則稱齊王，髦則稱高貴鄉公，奂則稱陳留王，明以奉承晉帝，而暗以奪其位號；蜀帝禪，則始終稱後主；不帝其子孫，以明不帝其祖父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四。」

魏自明帝以後，不載皇后，蜀則後主兩後俱載；不後其妻，以明不帝其夫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五。劉焉、劉璋，不附於袁紹、呂布等列，有二義焉：一則不使魏之似正統也。董、袁群雄，既已無奈而列於《魏志》矣，二牧而同此例，則竊據者全係於魏，不幾疑魏於正統乎？故別之：此壽之不帝魏者六。一則明昭烈之興，先有驅除也；二牧窺竊神器，而慶鍾先生，如陳涉、項羽發難難割，而成於漢家也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七。焉傳首載董扶之言，以定蜀之為帝部。評曰：『昔日魏豹聞許負之言，則納薄姬於室；劉歆見圖讖之文，則名字改易；終於不免其身，而慶鍾二主；此則神明不可虛要，天命不可妄冀，必然之驗也。而劉焉聞董扶之言，則心存益土；聽相者之言，則求婚吳氏；遽造輿服，圖竊神器，其惑甚矣！』觀益土吳氏之咸歸昭烈，則壽之意，明以魏豹、劉歆比焉，而以高帝、光武比昭烈無疑矣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八。壽於《先主傳》中，不便昌言其得正統，帝天下，故首以二牧發之，其旨明，其辭顯，欲使人開卷了然，而人猶不解，則甚矣，壽了冤乎！天也！更取先主與操兩傳對勘之，《先主傳》曰：『漢景帝子，中山靖王勝之後也。』操傳曰：『漢相國參之後也。』繼漢統者，宜漢帝之後乎？宜漢相之後乎？此壽之不帝魏者九。且於先主，則曰：『勝子貞，元狩六年，封涿縣陸城亭侯，坐酎金失侯，因家焉。先主祖雄，父弘，世仕州郡。雄舉孝廉，官至東郡范令。』統係何等光明。操則曰：『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；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』明其為宦寺遺孽，曖昧污賤。表帝係者，從未有此書法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。於先主，則曰：『不甚樂讀書，喜狗馬、音樂，美衣服。』『少語言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於色。』明其不為儒生章句學，深沉大度，同符高祖。於操，則曰：『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。』明其為奸亂之徒。頌帝度者，從未有此書法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一。於先主，則曰：『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膝，目顧自見其耳。』於操，則未嘗一字言其形貌；明先主有天日之表，而操無奇焉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二。於先主，則曰：『舍東南籬角上，有桑樹生，高五丈餘，遙望，見童童如小車蓋，往來者，皆怪此樹非凡。』『先主少時，於樹下戲言：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；叔父子敬謂曰：汝勿妄語，滅吾門也！』於操未嘗一字言其符瑞。明先主有圖鳳之祥，而操無聞焉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三。其評先主曰：『先主之弘毅寬厚，知人待士，蓋有高祖之風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，而心神無二，誠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軌也！機權乾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狹。然折而不撓，終不為下者，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，非唯競利，且以避害云耳。』其評操曰：『漢末，天下大亂，英雄並起，而袁紹虎視四州，強盛莫敵。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攬申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御皇機，克成洪業者，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！』試以兩評，字字核量，其為帝先主乎？帝操乎？固不俟智者而始知之也。」玉麟道：「評以先主權略，不逮魏武，基宇亦狹，故後人遂指壽為帝魏而不帝蜀。但陳壽下這兩句，定有緣故，求文翁指教。」素臣道：「此正壽之微意。蓋操已三分有二，無識者必因蜀之基狹，遂思帝魏，故特為指破，而以『折而不撓，終不為下』二語振之；若曰：其所不及操者，特基宇狹耳；其基宇狹者，特機權乾略不及操耳。若其弘毅寬厚，知人待士，同符高祖者，固迥非攬申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者所得同年而語也！至於托孤一事，則古今君人之極，則並非高祖所得而及；又豈操之矯情任算者，可擬其萬一乎？則議正統者，固不當以基宇之廣狹為取捨矣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四。」

玉麟道：「評內『總御皇機，克成洪業，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。』未免下字太重，此亦有別解否？」素臣道：「總御皇機，克成洪業，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資後嗣以篡漢之基云耳。申、商、韓、白，名分已定；非常超世，亦復何害？且以操為常人，而無殊於世者，可乎？試與高祖之風，君臣至公，古今盛軌等語相較，其字意孰輕孰重？孰主孰臣？亦不俟智者而始知也。」玉麟始服。

素臣道：「曹丕篡漢，先有李伏一表，徵驗符瑞，繼有劉、辛毗等疏勸進，許芝復博引圖讖之一千一百三字，丕皆辭讓，至有『心栗手，書不成字，辭不宣口』之言。於是辛毗等復上書陳勸，司馬懿等接踵上言，丕均辭謝。然後獻帝下詔禪位，群臣屢奏，獻帝屢詔，凡十三，丕辭亦十三。《獻帝傳》所載禪代事，詳悉繁複，至數萬言；而壽盡刪之，不存一字。至先主，則備載楊泉侯、劉豹等疏，並太傅許靖等疏，疏中復言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。其誅丕之篡漢，而許先主以人心天命之歸，昭然若揭，日月兩行矣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五。丕之受禪，則曰：『乃為壇於繁陽，庚午王升壇即阼，百官陪位，事訖降壇，成禮而反。』二十五字而已！曰『即阼』，而不曰即皇帝位，曰『事訖』，曰『成禮而反』。所訖何事？所成何禮？率略荒忽，如不欲書！至先主，則於許靖等疏中，明言『臣等謹與博士許慈，議郎孟光建立禮儀，上尊號，即皇帝位於成都武僮之南』之文；而即述其昭告：『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，皇帝備敢用玄牡，昭告皇上帝后土神：漢有天下，曆數無疆。囊者王莽篡盜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誅，社稷復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殺主後，滔天泯夏，罔顧天顯。操子丕載其凶逆，竊居神器。群臣將士，以為社稷隳廢，備宜修之，嗣武

二祖，恭行天罰。備否德，懼忝帝位；詢於庶民，外及蠻夷君長，僉曰：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業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無主。率土式望，在備一人！備畏天明命，又懼漢邦將溷於地，謹擇元日，與百寮登壇，受皇帝璽綬，修燔瘞，告類於天神。惟神饗祚於漢家，永綏四海！」典禮肅修，辭命■皇，不特正統季興，大義彪炳；而操、丕濟惡篡奪之罪，洞若觀火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六。黃龍元年，漢吳合盟，盟辭四百餘字，曆數操、丕、睿三世濟惡，而分裂其地，略無回互；壽也討賊之心，更復昭著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七。壽果帝魏，則吳、蜀一也；何以蜀稱主而不係以蜀？吳稱主而係以吳？何以禪稱後主，而亮、休、皓，則直稱名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八。何以先、後主之配皆稱後，權之配則稱夫人，至亮、休、皓，則直稱孫亮全夫人、孫休朱夫人、孫皓滕夫人；此壽之不帝魏者十有九。何以永、理、稱先主子，後主太子，而不係以姓；吳主五子，則直稱孫登、孫慮、孫和、孫霸、孫奮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十。先主、後主始終稱主，而權雖稱帝後猶稱權，亮、休與皓更無論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一。評先主則稱有高祖之風，評權則稱有勾踐之奇，與韓、白、申、商一律，主臣之分，可較然也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二。於先主則稱殂，於權則稱薨；『殂』之一字，及壽所匠心而巧得之者，稱崩則顯同於帝，稱薨則無異於臣；因《尚書》有『放勳乃殂落』之文，故暗以代崩字。而猶恐後人暗識，未達其旨，復特載諸葛《出師》之表曰：『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』可知殂之即崩，而迥非薨之所得同也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三。欲陰以正統予蜀，所最難者，生時一帝字，死時一崩字；壽以主字代帝，以殂字代崩，俱屬巧不可階。而於二牧評內，下『慶鍾二主』句，定主之即帝；於《出師表》內，見『中道崩殂』句，定殂之即崩；俾帝蜀之意，明如日月而不可蒙蔽，峙若山嶽而不可動搖，則以鬼斧神工之技，成天造地設之文。讀至此，當為之泥首匍匐，擊節起舞，咋舌快心，不能已矣！而猶得嘗壽之帝魏而不帝蜀乎？又其評後主曰：『後主任賢相，則為循理之君；惑闇豎，則為昏暗之後。《傳》曰：素絲無常，惟所染之；信矣哉！』曰君，曰後，曰賢相，曰闇豎，無一字不藏帝蜀本意。且以亡國之君，而猶儼然以中主目之，壽也數國故君之念篤矣；此壽之不帝魏者二十有四。

要之：《三國志》一書，無處不寓帝蜀之意，此二十四端，不過撮其大旨，非即以此盡之也。習鑿齒之《漢晉春秋》，其帝蜀與壽同意，而才思筆力，迥不及壽。使其生當陳壽之時，而付以史事，既不敢明抑魏武，以干時議，復不能陰尊漢蜀，以俟後人，必至敗壞決裂；而欲如壽之嘔心瀝血，出鬼入神，以成此千古無偶，萬世不磨之大文，斷不能矣！以習議陳，奚啻蚍蜉之撼泰山，精衛之填滄海乎？故特刪之。」玉麟長歎一聲道：「俺們這兩隻瞎眼，不如挖掉了罷，還留著他則甚！文爺連日講究，有許多精深微奧之處，俺們自然參不透。如今講這《三國志》，除著定主為帝，定殂為崩，於二牧評內，暢發帝蜀之旨，真如鬼斧神工，不能測識，其餘大半都是極明白淺易的，怎向來看書，一毫沒懂，可不笑死人呢！」

紅瑤道：「女兒原也疑心，既是帝魏，怎不依馬、班之例，作成《魏書》，要另立《三國志》名目？既不帝蜀，怎又妻稱皇后，子稱太子，不與吳國一例？卻因前人議論，印定眼目，不過鶻突一會，便自丟開；今被恩爹盡情指破，才如夢醒一般！但恩爹既辨明陳壽之冤，則《司馬公千慮一失》這回書，便不該刪去了；其中妙義，還求恩爹指示。」飛娘道：「姪女這一問極是，文爺且慢說來。奴先把文爺議論，去述與兩先生們聽過，再問他並刪《司馬公》一回緣故，看他們怎樣見解，再求文爺指教。」說畢，如飛而去。玉麟等亦細思其故。紅瑤道：「陳壽因晉受魏禪，若不帝蜀，則於晉有礙；溫公係宋臣，有何妨礙，而不帝蜀漢呢？」

玉麟道：「溫公與文公同是宋臣，若以溫公為是，則文公《綱目》都不是了。」紅瑤道：「若《綱目》有不是處，這《三國志》又不是了，真令人無處著想！莫非溫公係典午後裔，為親者諱麼？」玉麟撫掌道：「女兒這一說，大有想頭；但恐以私廢公，不合作史之義。」洪氏等亦俱猜疑不定。只見飛娘奔上閣來道：「兩先生聽了文爺議論，都羞得要死，也都說要摳掉那雙瞎眼。及問他並刪《司馬公》一回之故，都想不出來，說除非為祖宗起見，但怕看小了溫公，要求文爺指教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小姐與兩先生之見，足備一說，而其故尚不在此宋受周禪。周受漢禪，與晉受魏禪，魏受漢禪無異。劉崇之稱尊於北漢，與昭烈之尊稱於蜀無異；而劉崇為帝弟、帝叔、帝父，較昭烈之遙遙華胄者何如？若以昭烈為正統，則必當以劉崇為正統；以劉崇為正統，則太祖即係僭號，而太宗未滅北漢以前之號，皆僭矣！明定前代之正僭，暗削兩朝之位號，豈臣子所敢出？此溫公《通鑑》不帝蜀之故也。溫公因劉崇之嫌，尚不敢於帝蜀；豈陳壽當晉初受魏禪時，而敢於明帝蜀漢乎？至朱子則時世既遠，且南渡偏安，勢不敵中原之金國，恐後人以地之大小，定統之正閏。而《綱目》一編，又全仿孔子之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非《魯史》舊文可比；故不妨大書特書，而明帝昭烈也。在溫公則時世切近，何敢不避嫌疑，又豈可摘為千慮之一失耶？習鑿齒當東晉時，亦恐南渡偏安，不敵中原之漢、趙，而名其書曰《春秋》，亦托於知我罪我之說；故亦不妨大書特書，而明帝昭烈也。溫公之千慮一失，在於《議孟》一書，此朱子所以有善人入室之論，而不在於《通鑑》，故並刪之。」玉麟等俱心悅誠服，贊不容口。

紅瑤道：「女兒聽著恩爹妙論，把心花放開，此時耳聰目明，精神長髮，竟如沒有昨日之事了！」飛娘道：「仙人之說，原是虛妄；即使果有仙人，若不聽著這種議論，便昏昏澄澄的，活上幾千年，也是枉生！」玉麟道：「孔子說，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』玉麟若是昨日死了，便須懊惱；如今是放心，不是枉死了！」洪氏與各姨不約而同，起立請問道：「陳壽之帝蜀，是再無疑義的了；古人還說他挾嫌不能表揚諸葛，要求指示。」素臣忙起身，拱令就坐。先把諸葛全傳，慢慢的讀了一遍，說道：「諸葛有王佐之才，為三代以後一人，陳壽心悅誠服，竭力贊揚，不啻口出；非諸葛不足當陳壽之辭，非陳壽亦莫盡諸葛之美也！其傳首至隴立卒一段，敘諸葛之本籍流寓，名姓譜系，既詳且明。躬耕隴畝至信然一段，表其形體抱負；而躬耕隴畝，好為《梁父吟》，隱以伊尹之耕莘野而樂堯、舜比之。時先主屯新野至凡三往乃見一段，又湯三使往聘既而幡然改之趣也。隆中一對，縱論天下，逆計大業，瞭如指掌，諸葛卓識曠世，令後人讀之，流連懷慕，千載無已者，壽之文章，足以達之故耳。魚水之喻，固昭烈之任賢不二，實諸葛之才德有以感之。劉表長子琦至遂為江夏太守一段，雖於亮無輕重，亦可見其居心之謹密，慮事之精詳。惟俄而表卒至遂詣曹公一段，為寫當時事勢，亦見時事敗壞，股肱廢折，惟亮一人說吳破魏，獨開洪業也。先主至於夏口至以充軍實一段，其辭命則決溜灌河，其料敵則發覆觀火，轉成敗於一旦，定鼎業於三分，非諸葛不能行，非壽亦不能言也！建安十六年至足食足兵一段，言諸葛始鎮荊州，繼守成都，如蕭何之在關中，寇恂之在河內，委輸不絕，使高、光無內顧憂；而浙江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，則匪特守不喪貝，則攻亦如破竹也。二十六年至領司隸校尉一段，敘諸葛之明大義，定大計，使漢業絕而復續。章武三年至咸決於亮一段，曲狀主臣一心，形骸無間；而暗識之人，顧指為詭偽之辭，非托孤之謂；是不知先主之心，亦不知壽之意指者也？先主與諸葛，君臣之交，至深極篤，豈容有詭偽之辭？且先主豈不知諸葛之明，而猶得嘗以詭偽之辭？孫盛之言，不以先主為險不可測之人，實又了不曉事之人耶？蓋知子莫若父，禪之不能，先主固知之深矣；與其為袁本初、劉景升兒子，何如托諸葛宇下，不失節於仇讎，猶得世守侯服，保其宗祀乎？此先主之實心遠慮，不知幾費精神，幾經籌算，方為此言。而亮遂以死任之，事無巨細，咸自決焉。上輸其誠，下矢其赤，表裡洞達，纖悉無欺，此時君臣，實猶父子，更復何嫌何疑？壽所以評為舉國托孤，心神無二，誠君臣之至公，而古今之盛軌也！視伊尹之放太甲，周公之避流言，反若諸葛處之為優；此則時勢有不盡同。而要之：諸葛忠可格天，誠能喻物，實有無忝於伊、周者，而非壽亦不克章明之也！南中諸郡至國以富饒為一段，乃使治戎至屯於沔陽為一段，言其東和孫權，南平孟獲，使無後顧憂，然後治戎講武，大舉北征，以討賊而興復也，備載《出師》一表，俾諸葛心事，光明清白，割切纏綿，至今如見。

六年春至總統如前一段，言諸葛出師以律，威震關中，及馬謖違節致敗，猶能拔敵而還，且戮謖而不徇其私，自貶而不匿其過；語雲：『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。』其諸葛之謂乎？冬亮復出散關至射殺為一段，言諸葛出，每斬敵關土，而但以糧運難繼，故無大功。

十二年至天下奇才也為一段，言諸葛屯田以足糧，大舉以興復，魏雖死而兵可久住，志可必伸；乃天不祚漢，而竟卒於軍。故結之曰：『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：天下奇才也！』夫魏之將略，莫若宣王者矣，而歎服如此；諸葛不死，魏能久支乎？嗚呼！此莫非天也！顧非壽之筆墨能委曲達之，則一出而大敗，屢出而無功，以至於死而已，能使諸葛生氣奕奕，一似功已將成，

業必可就，而特為命所限者，壽之文為之也！亮遺言薄葬數語，識諸葛之識，且明儉也。詔策全載略一結束初亮自表一段，追始要終，以驗其公忠長於巧思一段，兼稱其才技。亮言教書奏數語，更美其藝文。景耀六年春，詔為亮立廟於沔陽，思在本國也。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徵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彩，懷及遠方也。弟均，子瞻，傳之通例也。通考全傳，無一閒字贅句，而句句字字，贊歎稱表，不啻口出，文至此亦可已矣。而壽復出奇，借前荀勗、和嶠所奏，將別應奏上之書，攔入傳中，重複詠歎。美其治國，則雲：『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。』原其志趣，則雲：『進欲龍驤虎視，包括四海；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』述其身後之思，則雲：『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。』推其至化之實，則雲：『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』惜其功業凌遲，大義不及，則委之於天命。辨其文采不及，而過於叮嚀，則比之於周公。使諸葛之品，超出於蕭、曹、良、平之上，而與阿衡、公旦躋後先，無少差別，壽非諸葛千古一知己哉！且詳列《諸葛氏集》目錄，凡二十四篇，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；是諸葛之文，俱載於傳，一字不遺。人譏壽傳諸葛，簡略不備；此買菜求益寶丈鐵而不寶寸金也。而壽若逆料有此輩不達事理，不識文義之人，故於傳中全載其集，記篇記字，以示無一可遺；世有為一傳至十餘萬言，而猶失之簡略者乎？評復摘其為相之善，重疊稱美，其推崇諸葛，可謂至矣，盡矣，蔑以加矣！吾不知後人何心，而猶妄加譏議也！」

玉麟道：「聽文爺指示，陳壽之贊頌諸葛，真到盡情；但何不將管、蕭亞匹，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，及治戎為長數語，改換一改換，便使後人無可置喙了？」

素臣道：「蜀與魏敵，而晉受魏禪，壽現奉詔撰史，即奉諸葛所親與對壘者子孫之詔，此宜如何措辭？故壽表曰：『毗佐危國，負阻不賓。』及『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，而無所革諱。』皆必委曲其辭，而後達其意也，管、蕭之匹，猶言霸王之佐，與先主評內，高祖之風，針鋒相對。傳表俱以為周公、召公，又與先主評內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軌激射。推壽之意，欲進諸葛君臣於三代之上，而自嫌敵國，難以盡辭；故重之以伊、周，而復益之以管、蕭。如以帝魏例之，則稱管可也，稱蕭不可也。以韓、白評魏武，而以管、蕭評諸葛，蜀臣與魏主同辭，弟方為壽危耳，白兄何猶以為疑？至應變將略等語，為街亭之敗言之；而連年動眾，未能成功，又實事也。然傳中則護一語曰：『謬違亮節度。』表則曰：『所與對敵，或值人傑，加眾寡不侔，故雖連年動眾，未能有克。』層層折算，而亮之將略亦可知矣；況有天下奇才一贊乎？表所謂『治戎為長，奇謀為短，理民之乾，優於將略。』四語非陳壽不能知，諸葛於九泉下聞之，必引為知己者也！蓋諸葛一生自任，只謹慎二字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寧拙而成，毋巧而敗；秉吾夫子『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』之訓，而必不與暴虎馮河之徒，置三軍之命為孤注，以幸勝於一擲；此魏延子午谷之計，行險僥倖，諸葛所斷不肯為也！夫以宣王之人傑，且曰天下奇才；則將略最優矣！而理民之乾，更優於將略，與表百召公、周公之比擬，逸道生道之推究，適相符合。壽一意進諸葛於伊尹、周召，而後人必欲抑之，如孫臏、穰苴、頗、牧、起、剪等輩，則何也？」玉麟俯首愧歎。紅瑤道：「前人皆說壽父為亮誅斥，壽為瞻吏，又辱於瞻，故有譏議諸葛之辭；今蒙恩爹指破，真是極口贊頌，心盡力竭的了。但壽雖不自嫌，亦應念及其父，但作公平之論可矣，何必極口贊頌，不遺餘力？後人又何以不於此著議，反議他不能表揚諸葛？」

素臣道：「小姐之疑極是。陳壽當日，原只恐如小姐之見，譏其忘父，再不料後人反譏其挾嫌。陳壽因史書定萬世之公論，不得參以一家一人之私仇；然恐後人不諒，故於本傳先下『雖勞不怨，雖死不忿』數語，於《廖立傳》復載其『垂泣而歎』，於《李嚴傳》復載其『發病而死』；見諸葛之刑賞出於至公，被罪者聞其卒，且至涕泣慨歎，激憤致死，又何敢挾嫌而不極口贊頌乎？不極口贊頌，即不能表揚諸葛，即不足定萬世之公論，此所以不得不極口贊頌也。」

洪氏道：「據文爺說來，陳壽真是古今第一良史官了；索米之事，想也是附會之說？？」素臣道：「丁儀、丁、家產甫經籍沒，其子又何來千斛米？且貪官受贓，惟恐人知，不索輕物，而索至千斛之米，以震眩人之耳目，此真足噴飯之說！而《晉史》載之，可怪亦可笑也！」飛娘道：「陳壽是諸葛千古一知己；文爺又是陳壽千古一知己！自古及今，讀《三國志》的，不知幾萬萬人，那一個辨得清陳壽的冤屈，參得透陳壽的心思？大哥說要挖掉眼睛，咱如今連這張嘴，也要挖掉他！」玉麟道：「乾這嘴甚事？」飛娘道：「咱們這樣混頓貨，還算是吃飯的人麼？」玉麟大笑。見天色已晚，撤去講席，命紅瑤遞酒，紅瑤慇懃斟勸，真如親女一般。四人歡飲，備問素臣家常，密論當今時勢，歡至更餘席散，素臣欲辭下閣。紅瑤向玉麟道：「恩爹不日渡海，女兒感激救命之恩，既認作父女，也合略盡晨昏定省之事；不如設榻於此，早晚得以侍奉，聊表此心！」素臣不肯。飛娘道：「咱與文爺，覺道一刻也離不得；就這閣上設兩榻，文爺南面，大哥側陪，咱合姪女同睡裡間，豈不是好？」玉麟道：「此論極妙，俺亦得多親近文爺時刻矣！」素臣因有丫鬟僕婦，不欲紅瑤為奉沃盥等事。紅瑤道：「止有數日侍奉，不可更使奴輩代勞！」直候素臣睡好，在榻前叫了安置，方才進去。素臣睡去，夢見陳淵之妻慎氏，衣裳齊楚，顏面端正，舌收睛斂，近前拜謝，說有遠行，特來叩別。素臣要止住他，只見一隻斑斕猛虎，披著一頭長髮，俯伏於地。慎氏便起來攙扶，要素臣去騎那猛虎。素臣夢中一驚，忽然而醒。正是：

虎聞帶發非因夢，鹿為尋蕉卻是真。

總評：

陳壽之冤，自晉及今，歷千餘年不白。其間通儒達士、名賢巨卿，不可勝數。何故注續垂旒，宣耳障目，與一切名烘學究，饒舌小兒，俱歸渾噩，咸息無言也。間有模稜平反，亦係隔靴搔癢，其甚者乃復鍛鍊周內，切割而剝磨之。傷哉壽也！自古作史者之受禍，蓋未有酷於斯者矣！玉麟等欲挖去瞎眼，飛娘並欲挖嘴，餘於二者外，更欲截去十指，以謝半生隔靴搔癢之罪。

以「主」代「帝」，以「祖」代「崩」，而以「慶鍾二主」句定「主」之即「帝」，以「中道崩殂」句定「祖」之即「崩」，真以鬼斧神工之技，成天造地設之文。而千載夢夢，無一人參透，此壽之所不及料也。乃古今論史者數百十家。所著述不啻汗牛充棟，無一人及此，而獨於稗官中得此知己，此又壽之所不及料者也。餘欲節錄此回，刊作一本，陳諸當事，上之政府，俾得編入綱目，一表良史官之用心。而垂老病中，奮飛無翼，掩卷三歎，輒喚奈何！則唯有泥首俯叩，擊節起舞，咋舌快心，不能己己而已！

表白溫公，推原朱子，如火照物，如錐畫泥。有此卓識，方可讀史，方可論史。

論托孤一段，真知先主之心。彼孫盛者誠一不曉事之小兒，而迂儒無識，群然附之，讀此當顏甲十重矣。

「壽一意進諸葛於伊尹、周、召，而後人顧欲抑之如孫臏、穰苴、頗、牧、起、剪」二語，足壓倒古今冬烘頭腦，強作曉事一輩人。

紅瑤一段，最合情理。而千載讀史緒賢，從無髮此一論者，顧反以為挾嫌。此更陳壽之所不及料者也。